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 第十三回 邀女主嵩陽懸異對 改男妝洛邑訪奇才

蝗蟲，天地之所以特生也。以至微之物，而能制生民之命，壞國家之根本，故曰蝗災。然而天之降災，如水旱刀兵疾疫，亦既繁多，又曷借此微蟲之力哉？噫，此正造化之微權，蓋有所分別界限於其間者。即以水旱而論，大則連延數十郡，小亦數十州縣，莫不同然。然而赤地千里，一望平湖，善惡同歸於劫，此亦天地之不能賞罰也。若使旱災止於六七分，則低窪之處尚有薄收；水災不過七八分，則高阜之鄉亦能稍熟。大約全因地土之坐落，人遂得以僥倖，而非賞罰之平，此又天地之無所用其機巧也。惟蝗災則不然，轟然而來，霎然而下，其應受災者，反掌之間，田無遺莖，莖無遺穗；其不應受災者，即在左右前後之間，要亦晏然如故。更有阡陌相連，一丘兩姓，一田二主者，此已化為烏有，彼則不擾其一禾半穗。彰善瘴惡之意，莫公於蝗蟲，亦莫巧於蝗蟲，所以造字者「蟲」旁加個「皇」字，而蝗蟲之首，亦有一「王」字，言如皇王之用刑，必有罪者而後去之。是故從無能捕蝗之人，亦無善捕蝗之法，不是怕這個「王」字，其實沒奈何他。此何以故？蓋因出自化生，而有造物之機關在內也。當亢暢之歲，湖河水涸，沙泥之中，多有魚之遺子。諺云：「水寬養得魚活。」既乏清波以涵泳之，則魚子不復能為魚，盡變作此物。一魚之子已不可計算，而況乎以不可計算之魚所遺之子？雖如來所云「恒河沙數」，亦難比喻。又且此蟲雌雄交接，一生百子，《詩》云：「蠡斯羽，詵詵兮，宜爾子孫，振振兮。」蠡即蝗也。文王有九十九子，故詩人取蠡斯以為比。如此，則使竭盡人力，日殺百千萬億，曾不損九牛之一毛，於是乎冥冥中借此微蟲以行其災數。吳下相傳有劉猛將者，曾因驅蝗而為神，至今祀之。余意或是已成神而驅蝗，若是凡人，斷無此理。即如唐太宗憂心蝗災，無法可施，乃取清水一盂，生吞一蝗，曰：「寧食朕之心肺，不可食民之禾苗。」人稱為賢君也，而亦何能感格乎？千載而下，晉俗多作祠祭賽，亦謂其能驅蝗，豈非訛傳者耶？而今月君有不可思議之神通，竟欲拗數而行，即為逆天之道。汲黯持節，矯發倉穀以賑饑民，漢武竟不以為罪，而反以為功，而況乎皇矣上帝哉。且不知三位金仙是怎樣驅蝗的法？試聽老夫道來。在曼師自有柄扇兒，小如初生之杏葉，常含在口，能卷能舒，可大可小，總是隨心變化，前日曾扇過海水，救了龍王的。

原是混沌初分生的仙草，一莖兩葉，略分大小，大葉有似乎蕉，小葉有似乎葵。曼尼姊妹二人，各採一葉，煉成兩扇，他的姊姊羅剎女是大葉，所以名芭蕉扇；曼尼的小葉，叫做蒲葵扇，皆是造化靈異之寶。以之扇山山裂，扇江江竭，扇人便化作飛灰，何況蝗蟲？鮑師則有一面小火鏡，名曰「赤烏」，乃是后羿射日時第九個金烏，聞弦而墜，未曾受傷，道姥取來煉成此鏡。鏡內一個赤烏，能化千萬，憑是何物，啄成齏粉。若月君已得了上笈天書，不拘何物，信手拈來，便可掃滅，不消說得了的。

那時正值蝗蟲蔽天而來，自西南而漸過東北，下食田禾。其啜噬之聲，有如翻林猛雨。萬姓號哭，慘不可聞。三位金仙直凌霄霄，方大施法力，瞥見嵩山之麓，標起一面紅旗，從風招展，上有對聯云：

天地一男子，江山半婦人。

月君道：「此中定有奇士，煩二師掃盡蝗蟲，相會於嵩山之頂，我要訪孔明去來。」遂帶了柳煙，御陣神風，直到那相近山岩之畔，教了柳煙幾句話，在他面上吹口氣，變了個俊僕，月君自己變個年少秀士，用個「年家眷弟唐勳」的拜帖，竟投那人家來。

柳煙向前敲門，內有小童應道：「可是驅蝗蟲的女真人？」月君暗暗稱奇。柳煙答道：「我們是蘇州府唐相公，特來拜訪的。」小童進去了。只見一人開門出來，衣冠濟楚，年約三旬，身體修偉，容顏黑潤，一雙鬼眼，燦若刀光，尺二仙髯，飄如燕尾，帶笑而迎道：「其潘安乎，抑衛玠乎？」月君道：「先生其景略乎，抑道沖乎？」此人覺有驚意，恭入小堂，看了名帖，拜罷就坐。先問月君大表。答道：「小字思安。」遂問：「先生姓氏？」答道：「姓呂，名律，賤字師貞，道號御陽子。」

月君見茅堂上懸個匾，是極大的「正士」兩字，遂道：「學生看先生，卻是奇士。」御陽道：「奇而不正，不是奇士；正而不奇，不為正士。能奇者方能正，能正者乃能奇耳。」月君道：「誠然。此乃聖賢之一體一用，可惜世人分為兩項。」御陽道：「正而至極為聖，奇而至極為神。仲尼之道，參天地，贊化育，正莫正於此矣，奇莫奇於此矣。不意千載之下，泥於宋儒。要知道致中和一語，乃所謂中庸也。故子思之言，始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，而至於聖人有所不知不能。乃宋儒當作日用平常之理，皆常人所能知能行，夫豈盡天下之人而皆聖人也哉？故謂常人能入聖人之道則可，謂能盡聖人之道則不可。此固宋儒庸見，而非伐毛徹髓之學。先君於洪武初年，曾獻書闕下，指摘宋儒之腐，遂被譴謫。弟痛傷五中，常自慨歎。若先君之說不行，則孔子之道不著，因而續述先志，著有《詩經六義》、《易經六爻》二書，非敢辟宋儒，聊以闡聖道也。顧念今古如同黑漆，絕無一隙光明，區區永懷，向誰議論！」月君道：「異哉，今日良有同心。如來之道，不在戒律；老子之道，不在法術；聖人之道，不在規矩。宋儒守繩墨，落窠臼，無異膠柱鼓瑟。學生亦有《三教宗旨》一書，異日請正高明。」御陽愕然。又問：「尊兄今將焉往？」月君道：「聞得濟南有個女真人，叨在同姓，欲往訪之。」御陽道：「又奇了！」因指著岩間所豎的旗說：「此乃為他設的。」月君問：「何謂？」御陽道：「此女當為中原主。弟不便往見，故激之使來。彼若見旗而不來，則亦是一術女而已。」月君問：「何以知為女主？」御陽道：「曾為彼卜得坤卦，是以知之。『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。』將來中原作戰場也。」隨問月君道：「尊兄訪之，意欲何為？」答道：「我也卜得一卦，是乾，『利見大人』，將以平生抱負售之。」御陽道：「不敢清教，願聞一二。」月君道：「天文地理，佈陣排兵，奇門遁術，無所不知；制禮作樂，經國安民，移風易俗，無所不能。」隨問御陽：「今燕王起兵二年，將來如何？」御陽道：「朝廷皆曲謹之臣，能殉節者有，能戡亂者無。今上仁慈，臨機不決。燕王英武剛斷，加以道衍為之謀主，在所必勝。」月君道：「如此，先生何不出佐燕王，立功名於竹帛乎？」御陽道：「尊兄亦何故捨其現在而欲圖於未然？」二人抵掌大笑。

月君顧見榻上有詩稿一冊，命柳煙取來，揭開一看，多是詠史之作。《詠魯仲連》一篇曰：

六王皆為僕，一夫獨不臣。

豈知三寸舌，能卻百萬兵。

興亡繫天下，寧獨邯鄲城。

秦邦屈高風，因之削帝名。

留得宗周朔，蕭條東海春。

月君曰：「此即夫子宗周之意。先生蓋借仲連之言，以存周朔於萬世也。」又看一篇《詠商山四皓》曰：

日月尚可揮，山嶽亦易移。

由來妃妾愛，三軍莫奪之。

漢祖幸戚姬，遂使更立庶。

一時良與平，束手無半計。

商山採芝流，來與儲皇遊。

始知隱君子，方能定大謀。

炎鼎遂以安，奇功若無有。

忽乘白雲逝，神龍只見首。

月君曰：「此薄軒冕無人，而言隱淪中有異士也。先生出而大展經綸，將必斂入於虛無，亦如神龍之不露其尾者乎！」

又看《詠留侯》詩云：

一擊無秦帝，千秋不可蹤。

英雄有道氣，女子似遺容。  
滅楚由黃石，酬韓在赤松。  
從來王霸略，所貴得真龍。

月君道：「識得真龍，古來能有幾人？如范增之才，荀彧或之智，亦皆終身自誤，先生其謂之何？」這是月君要窺他的意，所以發此問端。御陽應道：「要觀其人之真假，不可以事之邪正定之。如項羽起而伐秦除暴，未嘗不可，然至於殺子嬰，燒咸陽，增該去矣；曹操救獻帝，迎駕而都之於鄴，亦未嘗不善，然至於弑伏后，納己女，或應死矣。應死而不即死，應去而不即去，至於不得已而去者仍去，死者仍死，良由第認其事之可行，不識其人之不可為耳。故君子之於出處，當慎其始。苟得其主，雖偏安與一統，可以不論，即成敗亦並可以不論也。若留侯之際會，豈易得者哉！」月君拊掌贊道：「卓哉先生之論！即起范、荀二子於地下，亦應俯首歎服。」又看《詠武侯》一律云：

草廬三顧為時憂，王業巍然造益州。  
二表已經誅篡賊，兩朝共許接炎劉。  
木牛北走祁山動，石陣東開夔水流。  
五丈原前心力盡，可憐少帝不知愁。

月君道：「讀此大作，更有請教：如武侯所遇，偏安之主也，而與子房並可日月爭光。若今世，則安得劉先主者其人哉？今者學生冒昧而行，不但不知女真人之真偽，亦並不知將來行事之臧否。先生必有了然於胸中者，幸明以示我。」御陽道：「此女上應太陰星，每觀乾象，太陽斂芒。太陰舒燄，其色純粹，其光華超越。將來舉動，必有出類拔萃之奇事，創立至正至大之宏勳，橫霸中原，名震九有，又非割據偏安之比。叨在同心，敢不剖衷以質？」月君道：「雖然，自古從無托身女主以售抱負者，後世當謂之何？」御陽笑道：「唯其女主。所以為千古之獨奇；唯其托身於女主，而功名亦與日月爭光，尤為千古之至奇。尊兄如未能信，請留榻在舍，一盟寸心，他日協力匡濟，何如？」月君謝道：「尚有一道者同行，亦是異人，今在天妃宮，學生明日與彼同來結義，不可背之。」因長揖而別。

到山僻所在，復了原形。柳煙問：「此狂生何如？」月君道：「救時才也，將來我當用之。」遂騰身於空中。遙見曼尼從南陽而回，鮑姑從大名而返，蝗蟲掃火無餘矣。曼尼道：「蝗蟲原有神將押著，說是奉上帝敕令的，要我同去回旨。我要把扇兒扇他一扇，就化清風而遁，便宜了他。」鮑姑道：「我正驅蝗時，前有神將，問：『是何仙師，敢與玉旨相抗？』」我道：『奉太陰元聖法旨，現掌劫數，生殺由他哩。』他就領了幾個零星蝗蟲向北去了。」月君道：「上帝降災，是劫所當然。我之救災，乃佛心所使。即使得罪，庸何傷乎？」那時開封府官員見蝗蟲立時殲滅，與士民公議，將萬壽院改為三聖殿，塑各位仙師聖像，春秋祭祀，以答靈祝。這是後話。

只說月君回至家中，即將自己所置房產，並交與恩哥家掌管。柳煙與老梅婢，亦令住在道院。曼師仍到董家莊，教素英、寒簧法術。自己同著鮑師往來青齊間，要尋個創業興王之地。

正不知何處名山開霸業，幾年異士出茅廬。且看下回是否。